

申霞艳 著



第二现实

广东文学扫描

DIER XIANSHI

GUANGDONG WENXUE SAOMIAO

DIER XIANSHI GUANGDONG WENXUE SAOMIAO

第二现实

广东文学扫描

申霞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现实：广东文学扫描 / 申霞艳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6

ISBN 978-7-218-11760-7

I. ①第… II. ①申… III. ①文学研究—广东 IV. ①I209.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1343 号

DIER XIANSHI: GUANGDONG WENXUE SAOMIAO

第二现实：广东文学扫描

申霞艳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陈娟

装帧设计：■书窗设计工作室

赵焜森 / 钟清 张雪烽

责任技编：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9.25 字数：300 千

版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代序

关心一片具体的土地

美是一种并不存在的东西的名字

是我把美给了事物，用来交换它们给予我的欣悦。

——佩索阿

文学批评让我度过很多充实、平静、欣悦的时光，让我感受生命感受美。

我感谢批评，批评就是我与自我的对话，是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基本命题的思考。写下这本书是我对生活的确认，是我这么多年真实生活过的凭据。收入本书的是我多年来对于广东作家、作品、出版物的思考，是在无意之中陆续写下来的。我完全没想到它已经多到可以结集，如此多的文字让我意识到我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回头打量时光，除了感慨“逝者如斯”之外就是无言。

地域虽然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基础因素，但地域本身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概念，尤其是地域的疆界乃是约定俗成的，或者为管理的便利划分出来的，生活于疆界地带的人群，他们的地域观可能是变动不居的，但文化会让他们选择自身的认同方式。南方文化一方面借助边缘的地理位置建立自己的独特性，但也一直试图跟整个民族国家的大文化对话、沟通和渗透融合，并由此确立自己与中心的关系。边缘与中心互为有意义的他者。

无论外部的指称如何，脚下的土地对我们的生活、思考和情感的影响是切实的、具体的、无所不在的。地域与时代依然是个体建构认同的重要源泉。黑格尔曾说一个人走不出他的时代犹如走不出他的皮

肤。我们走进卡拉 OK 厅点歌就会暴露我们成长的时代。同样，地域也会以语言、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我们的口音、身体语言、行为举止往往泄露我们的身世，我们的饮食偏好也会泄露我们的生活地。总之，生活细节会自动讲述一个真实的不大受主体控制的故事。

现在还记得 1992 年 9 月 1 日，在中山大学的校道上，一排像水泥柱子一样的高大笔直的棕榈树对我这个异乡人构成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我忍不住伸手抚摸它，以认定它是真实的一株树而不是别的。植物可以长出水泥的外表，水泥柱上面凭空生出阔大的叶子，这更新我有限的关于植物经验。后来读到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知道一个人对于故乡的感情可以寄寓在这植物上。

同样是关于植物的经验，木棉花在给我视觉冲击的同时伴随着更强大的听觉冲击。边走边遐想，会突然听到“叭”的一声，一朵木棉从高空摔下来，抬起头来，发现花挂得那么高，那么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似乎要借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才能看个清楚。忍不住怜惜地捡起地上的木棉，花瓣依然滋润，还没有衰败，好像还残留着体温。就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坠落声中体悟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真切意思。由此知道为什么舒婷会写“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只有木棉才有其他一切花所不曾有过的气势，它积攒了生命最后的力气来成全这有声的坠落。它汁液饱满地回归大地宽广的怀抱。

广州，永远也不会给我们一个萧瑟的寒冬，即便满地铺满黄金，绿叶依旧挂满树枝，更为惊奇的是越是寒冷各种花越是艳丽奇诡。不像北方，到了严冬，大地光秃秃的，一点绿意都找不到，只能听听萧萧风声。广州从不决绝，她永远给人生命的绿意和五彩缤纷的温暖，四季不曾断绝我们对生之欢喜和念想。就像老广州炉子上的汤，一缕缕香气静静地逸出，那么悠闲，那么绵长。让人想起午后的阳光，每丝懒散中都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欢欣。广州人的脚步那么快，但每顿饭前，却要坐下来静静地品一碗汤，仔细辨认其中的滋味。忙碌的生活中有一种细细的光泽，不漏掉田地里每粒种子。生活的兴致藏在骨

髓中，像老火靚汤一样慢慢氤氲开来。广州的文学也是这个样子，没有大喜大悲，却充溢着市井生活中人生的百感千绪。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深圳及东莞等珠三角一带的城市主体基本上是移民。地域文化的特点是在保持与融合、拒斥与对话的多重奏中凸显出来的。包容、开放已经继务实之后成为广东文化最耀眼的特点。而频繁的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也成为广东文化的特点。比如既有大量的政府支持的高规格的论坛，也有大量的民间读书会、文艺雅集，很多茶馆、咖啡厅都愿意为高雅的文艺活动免费提供场地、美食，这些场所的老板本身大多深具人文情怀。文艺与生活不离不弃。人们总是在忙碌而务实的经济活动中追寻诗意，努力探索更加文雅更具格调的雅致生活。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为这种美好的追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今天的广州，忙碌而充实，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工作者都能在此追逐自己的梦想，同时也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的思索，创造一个情深意长的世界。

20 世纪，是一个彰显文学地理的时期。鲍曼将流动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故乡”名扬天下，比如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等等。他们都是在远离故乡的城市将这个地名文学化、恒久化。至于他们写下的是真实还是虚构的名字，我们并不怎样在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乡是文学的发明。随着现代性的开启，怀乡、乡愁慢慢成为一种写作的母题。童年、母亲、故乡、大地，总是让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感觉，我们将自己最初的爱寄寓其中。写作是对幻觉的沉迷或驱除，无论哪种意图，永恒都在我们心中川流不息。

不记得是谁说过这片土地埋葬你的亲人这里就是你的故乡。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青春，生下儿子，母亲在这里度过晚年。

这本小书见证了我生命的川流，我将它献给我长眠于此的母亲，愿她安息。

作者于 2016 年 9 月 9 日

目 录
CONTENTS

1 关心一片具体的土地（代序）

001 ■ 为更高序列的价值开辟空间

003 为更高序列的价值开辟空间

020 魏微的徵

027 作为自我完成的写作

033 家国情怀的现代转换

036 如何书写现代都市

048 《白门柳》的诗学贡献

066 写作是重历人生

075 ■ 批评是创造中的创造

077 批评是创造中的创造

083 现代性与中国心

096 文学批评话语的变革

110 欲望世界的漫游者

123



“自我” 是世界上最坚固的铁屋

125 《蓝色东欧》中译本的意义

134 “梁庄”与中国想象

149 寓言叙事及其民族国家想象

161 穿越黑暗 寻找家园

167 当代文学的女巫

172 张翎掀起的阅读大地震

178 说吧，选本

182 “自我”是世界上最坚固的铁屋

187



全球化语境中的广东文学

189 沈宏非的写食主义

199 网络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的资源

211 中篇的衰落与文学的境遇

225 新世纪文学与全球化想象

242 代际与省际

250 广州文学女性的黄金时代业已来临

255 广东女性写作的现状、女性写作的突破与前路

270 全球化时代的广东文学

285

(代后记)

女性主义、文体意识、先锋精神

——谈谈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某些问题



为更高序列的价值开辟空间

为更高序列的价值开辟空间

你不喜欢的每一天不是你的

你仅仅度过了它。

无论你过着什么样的没有喜悦的生活，

你都没有生活。

——佩索阿

沿着佩索阿的诗，我们走进女作家蔡东“想要的一天”，这一天并不神奇，没有天崩地裂，也没有海誓山盟，这是普通不过的一天——“只要是自己的时间，她就能轻易地感受到宁静和幸福。她能闻见柑皮的香气，发现各种小物件的精致之处，漂亮的纽扣，皮革上均匀的走线，鞋子里布印着的含蓄隐秘的花朵，一个闲极无聊的人才有心境体味的种种细碎的美妙。”^①“蜗居”家中，享受闲暇，与自我为侣，“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个卑微的向往即可通向幸福，同时也可能让光鲜的都市家庭秩序崩塌。蔡东以精微的洞察力察觉到消费社会与古老家族伦理的规训与真切的幸福感相系相悖，在通往精神困局的入口处开凿她的小说世界。蔡东的写作逆流而向普罗米修斯“被缚”的困境。

^① 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一、城市让我们历尽沧桑

深圳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其他大城市都被各式各样的传统、前现代历史和现实深深地纠缠，他们各自带着沉重的脚镣，很难跳出现代的轻盈之舞。而深圳是个没有历史负担的城市，正有可能集现代精神之大成，闯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它在文化领域的一举一动除了现实意义之外还有某种示范、预言意义。打工文学、底层文学这两个命名都是从深圳孕育起来的。我并不赞成这种表层的命名，这都太权宜了。但我仍从打工、底层的字眼中看到社会的剧烈分化、断层带来的文学分化。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也许比空间距离严峻得多。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我们可能过截然不同的生活，高楼大厦阻挡了城中村阳光，城市的灰暗、污垢、罪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旮旯里，偶尔显形则让人心惊，城市的垃圾被小心翼翼地运到偏远处，大家对此缄口沉默。无论城市包藏了多少恶，但城市给我们提供了欢乐、希望和意义及其想象，甚至还夹杂着道不明的自由感，所谓“大隐隐于市”。正是这种现代想象驱使我们离乡背井，搭乘飞机、高铁、巴士一切交通工具山长水远地来到城市，然后蜗居，通过电话、电视、网络等通讯工具与故乡和远方联系。

斯宾格勒通过对欧洲历史的考察发出论断：“世界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农民是没有历史的”^①，“如果说文化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段的特点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然走向自身的毁灭。城市是无根的，对宇宙事物是无感觉的，它不可变更地把自己委身于石头和理智主义……”^② 中国目前

①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二卷第83—84页。

②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二卷第95页。

正处在城市战胜乡村的文明时段。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浓缩为一个嘹亮的时代主题：进城！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贾平凹的《高兴》、李佩甫的《生命册》、方方的《涂志强的个人悲伤》、东西的《篡改的命》等等，都在讲述中国式进城故事：或悲壮或卑屈。城市已经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不得其门。历时30多年的文学讲述中，城乡壁垒越发森严，城、乡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日趋坚固。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站立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仍可退居田园牧歌、青山绿水之中。今天的乡村已经破败凋敝，我们只能流浪，我们都成了“流放者”，我们都“在路上”，山河和人民都在改变。就是在这种困境中，蔡东直面时代的难题，直面城市的压制和解放性的双重力量，直面消费给人的自由其表和屈辱其里。在温饱解决后的大城市，幸福指数却没有上升？蔡东从这代人的精神难题开始她不同凡响的书写。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确定了资本积累的原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晶，城市也连带着这种原罪。马克思认为价值存在于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而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则认为价值存在于主、客体分离的距离之中，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使事物的价格与具体的劳动分离，人们倾向于量而不是质，倾向于事物的抽象以及劳动的非人格化，这就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走向计算、理性和冷漠，城市尤甚。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的“进城”文学都是在讲述城市的原罪及其带来的悲剧。城市在文学中被简化、单质化。城市壁立千仞、固若金汤，城市不近人情、牢不可破，城市是乡村人的梦魇，是农民工卖血卖身也无法融入的地方。城市是乡村人的噩梦。血淋淋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都在诉说城市的罪恶、幽暗、阴郁。然而，凝聚着现代价值的城市及其进步之光照耀着人类，叫人无法祛除其魅力。

正在这种“进城”文学的大背景下，蔡东也循例给自己留了一个故乡——小城镇留州，那里还有父老乡亲，还要回去，但以5天为

期限。《往生》“从小城留州到大城深圳，女儿的心底也有惶然和惊惧，但女儿已然离不开深圳，女儿这一代的日子跟她们不同了，有些什么东西变了，总归是变了。”这是借六十多岁的康莲的视角打量留州和深圳。这个“变”吸引蔡东走近城市的心灵，接近城市的动力系统——消费，她直觉到消费对市民的规训和宰制比其他一切外力都大得多。乡村是生产性的，而大城市是消费性的，所以金钱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

蔡东将叙事空间限制在冰山上方的家庭、个人内部，那些不和谐的因素被她一丝一点地刻画出来。没有天灾人祸，日复一日的正常生活，每个人的内心依然浪潮翻滚。在那些一点也不酷烈也不悲壮的流水般妥帖的日子中，她发现了平静生活表象下的惊涛骇浪，那些心灵的躁动、迷惘、挣扎。

二、城市现代女性的困境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批评理论都倾向割裂作家与文本之间的母子关系。事实上，经验对每个写作者都很重要。每位写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自身的童年和成长经验。张爱玲在《写什么》中谈到自己不会“无产阶级的故事”，并提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①。蔡东念完硕士就到深圳高校任职，她过的更多的是“纸上的生活”，因此她也依赖校园，象牙塔的生活就像一个中介，给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了一道浅浅的屏障。知识女性是蔡东最为熟悉的人物，她对大学女教师的身份认同也传递到小说中：“藏身学校则能躲避社会，较少跟成年人打交道，较能保有自尊。”（《无岸》）“藏”几乎是一把进入蔡东叙述世界的钥匙。你会发现，相对中心，她更喜欢边缘：学校、图书

^① 张爱玲：《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馆、资料室、书协……来自边缘空间的叙事却曲径通幽，抵达现代都市生活的内核。

如果我们有幸将蔡东笔下的女性按年龄排成队，我们就会发现她花了大量笔墨书写城市的现代女性的处境。精神困局并不抽象，它由一个个细微具体的难题堆积而成，也由现代观念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宰制而生。城市生活方式先天地与金钱有关并由此衍生出“恶之花”。雷蒙·威廉斯将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进行对比断言：“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① 在蔡东笔下，城市的鲜亮面纱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被揭开，露出现实凹凸不平的表情。身处其中的人们必定要与具体的现实蜕变而成的精神难题短兵相接，无处躲藏。

《无岸》的意旨是书写大学女教师柳萍的人生难题，但关于女儿童小童两笔三画的勾勒何尝不是这一代都市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的精神塑像。“起跑线”的无限提前已经使城市的孩子在孕育期已经开始社会化，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在作业和考卷中比拼出白发簇锦：“一种衰败的灰白色，使得女儿的背影酷似老人……年轻的面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怪诞。”^② 这种怪诞是具象的怪异，也是形而上的荒诞，他们的精神过早地衰弱，小小的年龄包裹着一颗苍老颓败的心。童小童已在短短的求学生涯历经凶险，他们没有真正的青春。柳萍的难题

① [英] 雷蒙·威廉斯：《乡村和城市》，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401 页。

② 蔡东：《无岸》，收入《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7 页。

来自女儿的出国，看似金钱带来的，实则牵涉到价值确认和身份认同。人生面具被揭开，与底牌对视，中年夫妻蓦然惊惧。送孩子出国是中产阶级的时尚，是高校教师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抗，出国是一个引线，将小心捏藏的光鲜局面炸开，破絮暴露无遗。

柳萍和童家羽为了申请周转房在家进行受虐训练，却发现在反复训练之后“爱上了训练……爱上了何主任”，这一笔就像闰土那一声“老爷”，是奴性的延续；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笔，清高的面纱薄如蝉翼，无法包裹人生的伤口。蔡东并不执意将叙述引到虐恋层面去，她点到为止，作家的不忍之心占据上风。这是蔡东与其他狠毒腹黑的作家们的不同之处。黑暗只是叙事提供的一道侧光，偶尔与潜意识打个照面，心存此照，冷暖自知。在两夫妻为女儿的巨额学费发愁的时候，他们互相攻击、恶语相向，但最终却在受虐训练后互相怜惜，这种怜惜由对方抵达人类，由叙事人抵达读者。

在乡村，人就是一株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植物，土地是母亲，劳作让人与自然由攫取关系变成了朋友。日复一日的生产性劳动会让人忽略四季的轮换，忽略意义的追问，具体的劳作本身也生产出自足的意义。而城市生活，一切物都被价格牌标志参与到消费体系中。只有消费，永无止境的消费系统维系着城市的新陈代谢。在城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对我们进行了有效的区分，消费者通过消费建立起身份想象和身份认同。是消费让柳萍这类中产阶级产生优渥、清高的幻觉，“在一座永不匮乏的梦幻之城里，她每个周末都外出购物，高兴时买东西，不高兴了还买东西。”购物中心的“视觉的璀璨烟花，最大限度地愉悦和满足你，令你觉得无比尊荣，当然，它也总有办法，最大限度地令你觉得无比低贱。站在康宁医院望向购物中心，她想，活在这城市，本身就是享受，活在这城市，本身也是侮辱。她挥金如土，尽享荣华，又伤痕累累，以身伺虎，生祭了这座城。”（《无岸》）蔡东传神地绘出了女性与消费文化之间的精神关联，根据米卡·娜佳的分析：“百货公司是19世纪晚期消费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是视觉政体（vision regime）中视觉普遍存

在的示例，也应该被读解成制造类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类的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①消费场所于现代城市女性具有疗伤作用，购物让女性参与公共空间的现代性体验，并获得愉悦和尊严。

消费是进入当代社会的钥匙，“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②消费区分人群，塑造城市，消费是城市精神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像做礼拜一样让我们充满干劲迎接新的工作日。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通过对购物中心的气氛、符码、诱惑等进行分析之后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③购物表面上满足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实则是满足附着于物的价值、意义和身份想象。消费社会商品的生产重点在品牌，而品牌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大于物品本身。过去我们常说“货比三家”，今天我们“比”的心理是在选择相信由哪家生产商提供的故事与意义。柳萍对品质生活与自我的想象都是由消费品建构的：白金项链、翡翠镯子、西餐厅……消费填补了柳萍生活的罅隙，也暂时弥补了她心灵的暗区，可以闲适地躲在安宁的家宅中细细品味城市生活的光与色，避开精神黑洞的吞噬。

乡村的身体是自然的身体、劳动的身体，城市的身体是消费的身体、规训的身体。美的标准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美是教育、坚信的产物，与社会价值体系紧密相连。越开放的社会，身体的呈现度越高。审美也是一个无限接近时代精神的过程。《净尘山》中，蔡东尝试写出城市高科技生活的流丽背后的幽暗地带。张倩女就活在其中，她的困境来自她的肥胖，肥胖是消费社会欲望的象征，她的身体是工

① 米卡·娜佳：《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②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③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